

杨家鸣 著

# 昨天的太阳



布达拉宫广场竣工纪念

庄 泰 法 錄 漆 法 刷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昨天的太阳

杨家鸣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天的太阳/杨家鸣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12  
(黔中文丛/郭思思主编)

ISBN7-5059-3857-8

I . 昨… II . 杨…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787 号

书名	昨天的太阳
著者	杨家鸣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洛客
印刷	北京华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书号	ISBN 7-5059-3857-8/I · 2972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家联系**

# 真实，文学的生命

——序杨家鸣散文集《昨天的太阳》

赵剑平

认识杨家鸣已经十几年哪。是一次笔会上，大约赤水笔会，结束的时候，照例地要联欢，大家唱啊跳的，一改笔会几天来的冷静与沉稳，尽兴，尽情，换一副别样的面孔，给笔会实实在在地划一个句号。杨家鸣没有唱，杨家鸣跳舞，尽管她的舞姿无论如何也说不上优美；但她非常认真，也热情洋溢。不管会跳的，还是不会跳的，只要邀请，她都不会让你失望；她喜欢旋转，不停地旋转，而且常常反被动为主动，带着你一起旋转。

十几年过去，我们的笔会过两年一次，但联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没有再搞；而且跳舞这种东西，也莫名其妙地过时了；那末杨家鸣呢，好像也不大参加我们的笔会哪。但我们却从来没有忘记她，她的真实，她的热情，她的质朴与大方；实际上她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而街头巷尾的，偶尔地大家还相遇，偶尔地，我们还从报刊上读到她的文章……

读杨家鸣的文章，也就像感觉她这个人；实实在在地应了“文如其人”这句老话。她写孔繁森，虽然她丈夫刘明曾经援藏，为阿里地委秘书长，与孔繁森朝夕相处，有真实的故事，也有真切的感受，能够提供创作；但她还要走遍阿里地区七个县，到孔繁森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找当事人，找亲历者，哪怕间接的叙述，但读起来的确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真挚，这种热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所以她有理由骄傲：“我是涉足阿里土地面积最宽、采访孔繁森最深入的第一个女记者！”

我曾经认为，上帝也有弄错的时候，像杨家鸣的性别，说话直截了当的，做事情大大咧咧的，哪像女儿家？有一次，我拿这个问题开她的玩笑，她才告诉我，她从小就爱跟男孩子在一起玩，自然养成了这种性情。但这一次，比较系统地看了她这个集子，我才发现了杨家鸣女儿家的一面。这个集子三十来篇散文，真实地展示了杨家鸣的情感世界。写恋情，写亲情，写友情，写对自然风物的热爱和向往之情，那么细腻、微妙，真正女儿家的似水柔情。比如《白鸽，愿你永远纯白》：“清晨刚睁开眼睛，便按捺不住给你写信的冲动，于是一骨碌坐起来，蓬头垢面便伏在怒放的芍药花前为你挥笔疾书。”不仅有情景，还有情态。又比如《苗乡观斗牛》，两千来字的东西，写来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从始至终渗透了作者对生命力量的一种赞许：“拼杀到高潮时，两个牛魔王甚至昂首仰天站立，索性用两只前脚对打厮杀。几个回合下来，双方身上不同部位都受了伤，一片血肉模糊。此时场上喝彩声连天，连裁判员也按捺不

住地跳将起来。”而《给我生命的那个人去了》，作者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与追忆中，又夹杂着难以弥合的悔痛，多种情感交织，细致而不琐屑，令人怅然心动。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杨家鸣作品构成的情感世界并不是那种小情小调。一方面，她的散文，无论长短，都有一种理性的思考，对生命、对爱情、对家庭、对时代、对自然，她都有自己的看法。杨爱鸣这个集子的后面部份有一些随笔，也可以看出她一些思想的火花。正是这种带有个性色彩的观念，使得她的那些感性的东西产生了一种张力。而另一方面，她的散文都有一个背景，即便两人世界，哪怕抒写一种怨情，她几乎都会营造一种氛围，使寻常的儿女情长在这种氛围中显着一种恒久的力量。

因为载体的不同，或者写作圈子、阅读圈子的不同，文学这个门类也越来越细化，新近又派生出“记者文学”来。不管科学不科学，我想杨家鸣的东西是应该归在这一类的。当然，这不仅仅因为杨家鸣是一位资深记者，还因为杨家鸣的东西的确有一种真实性和时代性，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记者的良心和良知。而“记者文学”毕竟也是“文学”。真实，尤其现在，应该是文学的第一生命。比起那些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的所谓的“艺术”来，杨家鸣是值得骄傲的；尽管她的语言还有些粗糙；而有些文章进入的角度也还要调整；……

2003年12月红花岗

# 目 录

---

---

序：	真实，文学的生命
	一、报告文学：
1	追寻孔繁森的足迹
47	走近穿交警制服的人们
	二、散文：
64	请君更饮一杯酒
67	等你，我的西部牛仔
70	白鸦，愿你永远纯白
75	给我生命的那个人去了
79	走过世纪路的外婆
84	永远的小路
88	石趣
91	又见杜鹃
94	与你同行
97	重走小路的惆怅
100	天外抒情

102	绿色情怀
110	圣地之旅
118	在布达拉宫下过藏历年
126	在那遥远的地方
143	品读南国
151	古城丽江
155	苗乡观斗牛
159	苍山洱海边
164	出国 100 分钟
168	高原红柳
176	南海拾贝
180	永存的心碑
185	边城凤凰
189	客从阿里来
	三、 随笔：
193	幸福是一种心境
196	另一种旅行
199	花间絮语
202	女人是什么
205	也谈公民素质
208	美学初探
211	那天大海如是说

# 追寻孔繁森的足迹

(一)

## 踏上阿里路

历经了漫长的坎坷与期待，终于在今年仲夏时节得以与丈夫一道携手同行，动身神往以久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西藏阿里。丈夫刘明是援藏干部，曾经担任过阿里地委秘书长，有幸的在孔繁森身边工作近三年。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采访机遇！行前我已经与丈夫商量敲定，由他陪同沿着孔繁森所踏过的足迹走遍阿里。

从拉萨去阿里，是一直向西、向西，途中要穿越好大一片无人区，路遥长达 1800 多公里，那里平均海拔 4500 米，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面积 30 万平方公里，比英国本土还大，相当于两个德国之和。然而人口密度却很低，全区才拥有 6 万多人口，就是说每 5 平方公里才有一人。在阿里驻拉萨办事处等车的日子里，不断地听人

## 昨天的太阳

们说：“去阿里，你吃得了那份苦么？！”“别说是内地女人，就是我们西藏本地人都有99%以上的没有去过。去阿里，难得很哪！”

在拉萨，有缘见到了刚从阿里内调返乡的浙江援藏干部夏克潘和他的妻子王美娥。乍一见到恹恹病态、面无血色的王美娥，我着实吓了一跳。原来她这模样是从札达县到阿里，又从阿里到拉萨沿途五天因强烈的高原反映所致。

阿里传闻，虽不寒而栗，但我仍不甘心放弃这次远足，并渴望能早日体验体验。尽管自己到了拉萨后也不例外地出现了头疼欲裂、心跳加速、口干舌燥、嘴唇乌紫等高原反映。

由于阿里的特殊地理位置，至今还没有来往阿里的客运班车。要去阿里，非得有单位的便车接送不可，而且车辆费用高达上万元。要不就看你是否有法子挤上那些满载着高耸物资的东风大卡车，要是能乘上这货车吧，五、六天能抵达阿里还算你运气不错。

阿里地委派来接我等一行人的两辆丰田越野车终于驶进了阿办。一个雨后湿润的清晨，我们的车队朝着阿里方向出发了。

我们的车队一共3辆80丰田越野车，其中有一辆是阿里地区监察局局长、藏族干部明久等一行人乘坐的。第一眼见到明久，我便认出他就是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孔繁森同志事迹报告会”中身着藏袍、普通话说得蛮不错的那位。的确，明久是参加报告团全国巡回演讲刚刚归来。在阿办小住的日子里，他一直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激动之

中，他一会给人们传阅江总书记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他们报告团成员的照片，一会给我们看山东新近出版的孔繁森画册，一会给我们讲一场场掌声，一行行热泪的报告会情景……

车刚出拉萨城，路还算平坦。一夜几乎没省合眼的我一会便在车身的晃动下跌入梦乡。待我醒来时，汽车已驶过曲水大桥，并正进入一条幽深险峻的大峡谷之中。丈夫告诉我，这就是通往尼泊尔的中尼公路。

进入大峡谷，再也看不见拉萨城岸柳成荫、青棵嫩绿的迷人景色了。二、三百米高的山峰一座紧挨一座耸立在公路两旁，山峰上光秃秃的，寸草不生，一派让人压抑、疲倦的灰褐色。

好一路上两岸有许多看不尽的奇峰怪石，可时时惹发我好奇、痴迷癫狂的联想，以打发一路难捱的时光。这些奇峰怪石，有的巨如房屋悬在山腰令人乍舌；有的鬼使神差、巧夺天工、奇奇怪怪；忽儿一尊活脱脱的佛祖像；忽儿一只顽皮、狡黠的孙猴子；忽儿又是一群栖息或盘旋的飞鸟。更有趣的是：一座又一座的山上呈现出一本本万页书的形状，或开或闭，斑斑驳驳，仿佛是看不懂、摸不透的天书，又仿佛是唐僧师徒四人风餐露宿、长途跋涉、欲求捧回的西天圣经。

当天中午，车过海拔 4000 多米高的错拉大坂，我突然间头晕、口渴、胸闷加剧。接着是高原的烈日透过车窗玻璃灼人地照在脸上、身上，燥热得人坐卧不安。汽车一路颠簸不已，经常是身体在座位上被抛了起来，头与车顶“热

## ——昨天的太阳

烈接吻”撞得生痛。于是这上半天的好心情开始急速下降，我头一回尝试到了阿里行这只梨子的苦涩。

车行第一天，赶了500多公里，当晚大伙住宿在一个名叫桑桑的地方。当一个肤色黝黑的藏族姑娘为行色憔悴、疲惫不堪的我们打开住宿房间时，一股强烈的酥油味及一种特有的人体味夹杂在一起扑面而来，我不由得一阵恶心倒退了几步。

吃饭处，一个身背小孩的妇女正用手抓起碗里的面条就往嘴里送，两个鼻涕掉在下巴的藏族小孩一左一右的紧拉着。我不由得联想起孔繁森生前收养的两个孤儿，当时也许就跟眼前这两个一样的脏和黑。可孔繁森是怎样待他们的呢？他象心疼自己亲孙子一样的疼他们，不但把他们接到宾馆里享受现代文明，亲自动手一次又一次地将两个孩子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给他们买新衣服、营养品；甚至还手把手的教他们使用筷子；戴上老花镜仔细地检查孩子们的作业。而且乐此不疲，始终如一！

一张低矮的藏式平房，三张分不出床单颜色的床铺，一盏昏暗发红的电灯，这就是我们将要度过高原一夜的地方。忽然我在整理床铺时，发现了两只硕大肥壮的虱子，顿时我头皮一阵阵发麻，真想拔腿逃之夭夭！然而雪山大坂，一路不见人影，上哪去呢？住宿仅此一家。傻坐了半天，只得咬紧牙重新穿上衣服沉重地倒在床上。此时我开始理解王美娥一路上为什么吃不下、睡不好的缘由了！

夜深了，头重脚轻的我不得不和衣躺下，先用风衣披在身上，然后再用被里翻转过来横盖在风衣下半部。同行

的川妹子孙秀华唧唧喳喳抱怨个不停，她发誓说待见到在阿里地区公安局工作的丈夫陈诚时将要马上与他签写离婚协议书。有气无力的我听了赶紧吭一声：“小孙，你果真敢这样做，我们大家都不睬你，更不帮你照顾女儿思思。”骆渊菊（她丈夫杜国炎是孔繁森生前的司机）也赶紧附和说：“对，不许离婚。”“唉，其实我说的都是气话，嫁给阿里人只有自认倒霉了。”川妹子接着喋喋不休的讲述当年陈诚如何穷追不舍的给她写了五年的追求信，又是如何巧妙的回避她本人执意要上阿里“观光”的要求，直到一个大红本本取到手方连连惊呼“上当受骗”。

骆渊菊则述说初到阿里工作的那些苦日子。她说她每当回湖南探亲一次，便是劳命伤财、造孽受罪一回。常常是折腾得死去活来，个把月都恢复不了元气。她说刚来时天天哭，可现在眼泪都哭干了，也不再哭了。

虽然是又累又困却又睡不着，我欠起身央求骆渊菊：“你们夫妻与孔繁森接触这么多，谈谈他好吗？”

于是躺在床上的小骆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孔繁森。她说孔繁森像父亲一样对待她夫妻俩。她丈夫开车送孔繁森下乡途中拉肚子，孔繁森又是送水又是喂药，活象一个勤务员守在身边忙碌个不停；一次小杜的裤裆撕了个大口子，是孔繁森夜里抽出时间一针一线缝补好；为了节省开支，孔繁森每次从拉萨开会回阿里，总要捎些批发的卫生纸、洗衣粉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同时总是不忘给骆渊菊两口子送一大堆过去；平日里骆渊菊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清楚，然而前年的有一天，她刚回到家里便被一大堆生日礼物和

## ——昨天的太阳

一群庆贺生日的同事朋友弄得稀里糊涂。原来孔繁森在平日里便设法记住了小骆的生日，虽然他这天在拉萨开会却没有忘记此事，是他通过电话委托前任地委秘书长安七一专门料理了小骆的生日……

听着听着，我觉得我的鼻子酸酸的：啊，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堂堂的地委书记！这就是生活中慈父般的孔繁森！我思忖：孔繁森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象这样关心联系群众、这样以心换心的干部委实太少！而这样的人和事又的的确确不是虚构的原因！

渐渐地，身体仿佛在空中飘浮，伙伴们聊天的声音好象从一个较远的地方传来。为什么眼皮那么厚重、干涩而且睁不开？为什么大张着嘴巴呼吸都那么困难？我突然难受极了，气往下落，仿佛呼吸就要停止。我开始呻吟起来，后来索性强撑着身体、硬拖着僵硬的双腿下地拉开门，对着门外浓黑的旷野深深地吸上好一阵空气，方才缓过劲来。

次日凌晨在赶车的路上，我才从丈夫口中得知：这个叫桑桑的地方，海拔高度为 4800 米，为了不增加我的心理负荷，他事先没给我提起。乖乖！4800 米，相当于我家乡遵义市六倍的海拔高度！怪不得我辗转反侧，折腾了一夜。转而又想：能挣扎过那一夜不能不说是一大庆幸，否则我渴望已久的阿里行岂不是要中途搁浅了吗？！我还得追寻孔繁森的足迹呢！

## (二) 越过无人区

度过桑桑难捱的一夜后，次日凌晨5时，我们又咬牙开始了阿里之行。

贵州与西藏同属西南地区，时差却是那么明显。凌晨5时，在贵州天已是蒙蒙亮，可是在这边却是满天星光，一直要到7点半左右天空才开始放射光明。在贵州，夜晚一般在19点过便来临，而这边呢却要等到21点过，天幕才肯慢慢降落。

大约9点左右，我们的车队开始驶入无人区。至此，我平生第一次领略了“辽阔”“空旷”这两个词的真正含义。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戈壁滩、四周迭峦起伏的山丘；没有固定的公路，汽车随意在草原、戈壁滩上横开竖开；即没有路标和红绿灯；又没有被警察罚款没收执照的后顾之忧，我们的藏族司机索奴口叼烟卷，甩着方向盘以最快的车速飞奔着潇洒前进，整整半天时间不见一个人影，不见一顶帐篷，听不见任何声响。真是无限的重复、极端的单调，仿佛到了鸿蒙初开的别的什么星球。什么叫做寂静？什么叫做空灵？什么叫做旷达？我这会才有了深刻的领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这就是这首古词的真实写照。

一路上，这块草原与那块草原，这座山丘与那座山丘都似曾相识，但汽车行驶了很久很久，却都走不出他们的

## ——昨天的太阳

缠绵之中。让人狂喜的是当汽车奋力翻大坂时，给人的感觉是仿佛就要踩上云朵蹬上天去！瞧，车窗前这朵朵涌来的白云不是伸手都能抓得到的吗？！那通身透明的太阳呢？简直眨眼工夫便可长驱直进！

尽管是无人区，但每每翻一座大坂，在最高的山垭口总要看到玛尼堆和经幡。所谓经幡就是在竖起的杆子上扯了几道绳索，上面密密麻麻地挂着红、蓝、绿、白、黄五种颜色、印满经文的彩色布条。据说红色代表太阳；兰色代表土地；绿色代表庄稼；白色代表牛羊；黄色代表月亮。总的表达了一种祈祷与祝福。而玛尼堆则是人们特意在石块上刻下的经文与佛像，表示一种心愿并排列、重叠在路边的一种石头堆。信仰虔诚的汽车司机每当翻越一座大坂，迎面看见五彩经幡时，口里总要发出“嗦嗦嗦”的声响以示祈祷。

令人兴奋的是一路上我们看见了三五成群或伫立、或飞奔不已的盘羊、大头羊、岩羊、藏羚羊、旱獭、丹顶鹤等属国家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些可爱的“自由公民”们生长得健壮极了，身上的皮毛漂亮诱人。它们显然不懂得我们的车队为何物，不是睁开迷茫困惑的眼睛静静地在一旁目送，就是天真烂漫地与汽车一溜烟赛跑。

由于阿里的特殊地理位置，当地每年的降雨量小得惊人。因长年的干旱与缺水，所谓草原并非我此行前所想象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只不过是地面上长有一层浅浅的、绒绒的金黄或嫩绿的小草罢了。但我仍然惊叹的发现：在干旱的草原或戈壁滩上，奇迹地生长着那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他们大丛大丛地挺拔着，有的热烈地繁衍着

它们的家族，那标志着顽强生命力的绿色，叫人叹为观止！有的则竭尽全力，一路绽开出自、黄、红、紫的花朵，将寂寞空旷的无人区装点得妩媚妖娆、多彩多姿！藏族朋友指着一种趴地生长、盛开着紫红色花朵的植物告诉我：这就是格桑花。

汽车在一大片散发着腾腾热气的溪水边停了下来，司机招呼大家去洗脸。于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地热”。在峡谷的岩石上，一圈又一圈的地下水怒吼着，沸腾着，不断的飞溅起晶莹、洁白的水柱，伸手摸边沿上的水，滚烫得不行。同行的藏族干部明久告诉我，这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可治百病，甚至可以美容，于是我赶紧掏出毛巾来一遍又一遍的洗脸。丈夫顺手将几瓶“八宝粥”丢在热水里热着，一边介绍说：这水沸点高，丢只鸡蛋下去要不了多久便可煮熟。听说在冰封雪冻的冬天，这儿依然是热浪滚滚的一片，冷与热、静与动形成强烈的反差，实为高原一大奇景。

提起奇景，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另一个画面：一个天边还未发白的清晨，我等一行人便驱车忙于赶路，忽然在黑色笼罩的前方，出现了一大片微黄色、并不停游移的星光。这是什么东西呢？不该是天上的星星降临地上吧？是火把吗？又不象。待汽车走近了，方才弄明白这是一位起得极早的藏族牧民赶着一大群牧羊前去放牧。真没有想到：原来刚才看见的微黄色星光居然是牧羊们眼睛所发出的光芒。这让我又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稍事休息后，大伙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地热”，匆匆地继续赶路。在翻越一座名叫桑木拉、海拔 5300 米的大坂